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世無匹 第十一回 鬧公堂村夫殉義 占田產恩婦離家

詞曰：仗義酬恩，堪羨匹夫，大節可撼丘山。非是輕生好死，欲取心安。大男兒生拋妻子，負心漢儼列衣冠。更無端，受恩深處，展轉摧殘。艱難驅他出穀，誘他入穀，總上魚竿。顛頭倒倒，心機不放一絲寬。只圖予快心滿志，那顧恁地覆天翻。更堪歎肺肝如見，何用遮瞞。

右調《玉蝴蝶》

話說干白虹雖然仗義要替戚宗孝一死，但戚宗孝已被前官判定案卷，又經詳憲奉旨，若知府不換新官，干白虹縱欲救他，這知府如何便肯擔差，觸上台之怒，做個昏聩的考成？幸得知府換了新任，已是隔手文案，且係進士出身，公明廉斷，不比前官莽裂，故便許他允詳。況當堂詢問，又見干白虹義氣激昂，語言剛直，已知是個俠烈之士，心裡十分欽服。次日親自備具情由，通詳兩憲，極言干白虹仗義救人，挺身代罪，並戚宗孝知恩報恩，願死無怨許多情節，敘得委曲懇至。巡按一覽稱奇，便批道：

干白虹挺身甘罪，既經事主確認，似屬非狂。但觀始終好義，心切救人，據詳洵為可嘉。戚宗孝的係屈供，願死報德，亦屬難能。前府人獄率決，殊為不合，聽參議處。二犯仰再嚴鞫，果係情真，候本院題明定擬可也。此繳。

知府復審明白，備細回詳。巡按一面出疏題報，一面批將干白虹羈候。戚宗孝既係無辜，即行釋放。知府遵即調出戚宗孝，當堂開釋。戚宗孝因感激干白虹的恩義，不願釋放，苦苦要與他替死。太守道：「此案既得真犯，干白虹之死，情真罪當，你屈受多刑，終屬冤陷，自當昭雪。為何轉欲代死，把性命做兒戲麼？」戚宗孝道：「當初干白虹因欲救小的夫婦，是以蹈險不惜，小的實受大恩，令使救人者反遭刑戮，得恩者逍遙坐視，於心何忍？小的情願生則俱生，死則俱死，不敢自全性命。」知府道：「胡說！這事現奉上司批行，業已報部，豈可再有更改！手下的與他去了刑具，押出去討保。」

戚宗孝那裡肯去，乃大哭道：「當日蒙他活命之恩，他豈是有心害我？不意恩人反致殺身，我卻偷生於世。人而無義，禽獸不如，要這殘生何用？我不如先死，抵了恩人之罪，也盡我一點感戴之心。」說罷，就望丹墀下石欄之一觸而死。

知府大驚，忙叫皂隸看守屍骸，飛即上馬，面報撫按。撫按無不稱奇，連忙具本上奏。朝廷以兩人皆屬義舉，將干白虹免死，准徒五年，發山東衡要驛遞擺站。撫按行到南雄，知府奉了憲批，即喚干白虹到案，就點兩名解役，當堂發與三十兩路費，即日押解起身。干白虹向解役說道：「二位雖奉官差，累你遠行吃苦，我心不安。可同到舍下，一則別別妻子，二則帶些路費，不知可使得麼？」解役聽說要帶路費，與已定有沾益，欣然便同他回去。

干白虹到了家中，與妻子說知緣由，金麗容才知為陳與權報仇，殺死劉天相之事，弄出這段禍來，真個哭死方蘇，連十多歲的一個兒子也牽住父親的衣服，哀哀痛哭，見者無不心慘。干白虹向妻子、孩兒說道：「你們都不消悲切，我五年役滿，就可回家。但好好為我保守家門，不消掛念。只收拾些盤纏，與我帶去。其餘錢財田產，都是你家之物，不須留以待我。」

吩咐畢了，便欲出門，雖然豪傑心腸，也免不得暗暗灑了幾點眼淚。隨又到陳與權處作別，不想陳與權見干白虹披枷帶杻，做了囚徒，恐怕羞辱了舉人體面，吩咐家人，只說進城去了，竟拒而不納。干白虹是真率人，便信為實，只得快快出門。金麗容連忙收拾一二百金，與丈夫做路頭使費。干白虹接了，吩咐他好教兒子成人，不可容他嬉蕩。金麗容道：「你此去好生保重，役滿即便圖歸，免得使人懸望。」解役連催上路，不得已，就同起程而去。金麗容與兒子乾濟郊都哭倒在地。正是：

情真休歎別離輕，薄命難填孽海平。

漫向春風鼓琴瑟，淒涼應作斷腸聲。

卻說陳與權原是個狼子野心，當初雖是劉天相負他，他也未必不是負心之輩。生平為人輕薄，心腹奸險，得恩不感，知義不為，一味狼貪，千般免狡。干白虹從風雪中救他性命，已是莫大之恩，況又供養在家，輕裘肥馬，驅婢呼奴。且聘婦成家，不惜厚幣；資緣進學，幾至喪身。力任艱危，身當刑險，復為他授例以就功名，更欲他發科以解恥笑。故揮金萬兩，直傾囊橐，且往回萬里，不憚星霜。若在知輕識重之人，便該終身頂祝，全家感恩，待之如天地父母，亦不為過。可怪陳與權，隨他千恩萬德，過眼即忘，非惟不知感戴，見干白虹尚有田產囊蓄，還心心念念，欣羨不已，時時刻刻，覬覦無休。早想罟吞人己，方才滿欲。況兼喬氏又是貪得無厭、助夫為虐的人。

他兩個人初見干白虹去與戚宗孝頂罪，卻不思這事是為他報仇而起，反幸他此番必死，兒子又小，正遂他吞占之機。及至免死配徒，全沒有一些不安的念頭，只道此去諒無歸家之日。才等他起解之後，便叫人悄悄吩咐乾家佃戶，不許還租；其餘房產債目，也吩咐不許納利。這些小民，見庇他賴債，誰不樂從？到秋成之後，麗容遣人收租刮帳，果然響應，真個顆粒不還，釐毫無入。

麗容著了急，忙向陳與權商量，要他出力告追。陳與權正中機謀，便道：「我向蒙乾兄厚惠，未曾報答。今大嫂見托，敢不盡心！但恐窮佃小民，勢孤力蹙，一經官府，必致脫逃，縱有不走的，那所坑之物，也向衙門費散，那裡還有餘財把來完納！豈不徒招怨尤，究無裨益。」麗容道：「依陳爺說來，告既不可，今將何法處他？」陳與權道：「依我愚見，大嫂竟將田房賬目托付與我，在各佃面前，只說田產已屬陳舉人管業，這些小民，自然不敢拖欠，待我叫家人各處催討下來，一一交還大嫂，不知可相托否？」麗容道：「既蒙垂蔭，豈有不相托之理。只是動勞陳爺費力，似為不當。」陳與權道：「忝在通家，大嫂之事即我家之事，怎說這活！」

麗容只道果然好意，忙將一應租簿，各色帳目，盡歸陳與權之手。陳與權既握了把柄，便論管事家人，將田產另立戶名，房屋換寫租契，盡為陳氏之產。原來陳與權一向雖蒙干白虹扶持，不過為他買功名，養妻室，手中原沒甚家私，故驕奢之狀，未形於外。今騙了乾家許多田產到手，居然自謂富貴，就嫌住居窄狹，欲要廓充體面。因見金麗容所居後段房屋，尚有三四進高大廳房，便想道：「這些房屋，若並在我一家，豈不冠冕！倘中了進士，難道也與人家同住？」從此起了這條念頭，終日與妻子籌思畫算，想要謀占他的。

一日，喬氏在枕頭邊教導他一個法兒，陳與權大喜，就備了些茶飯，叫丫頭去請乾家奶奶過來，商量說話。金麗容見陳家來請，只道是算還他田房租利，便欣然帶了兩個丫頭，竟到陳與權家。喬氏接著，敘了些寒溫，麗容便問道：「你家請我過來，有甚麼講？」喬氏道：「正是有句話替你商量。」便叫丫頭：「去請了相公進來。」丫頭應聲而去。

陳與權走進房中，作了揖，就在旁邊坐下。麗容道：「我家田產細事，一向費陳爺的心，甚是不安，如今不知可曾催得些下來。今日請我到此，想必要算些帳麼？」陳與權道：「承大嫂重托，我日日叫小僕在外邊催索，這些奸民頑佃，一般也不肯還。及至雞麻布匹，件件准折，尚不及十分之三，果然費力得緊。目下雖討得些在此，只是大半貨物，不好交與大嫂，且叫小僕去變賣了，才好湊來。」麗容道：「怎勞如此費心，不然就把貨物准些與我也罷。」陳與權道：「這個不好。大嫂是內眷家，把這些東西那裡出脫？就有人要，價錢上一定吃虧。況且貨物又低丑不堪，若依樣把來准折，我受人之托，所乾何事？自然待小僕去變賣，並各處多催些攏來。一總送到宅上。」麗容被這許多鬼話，竟哄信了，反滿口稱謝。有關《古輪台曲》云：

笑娘行，墮他奸計不提防。人情虛幻，只道是一般人面，一樣衷懷，那知是一味荒唐。市虎弓蛇，鑠金銷骨，舌端何處辨雌黃。一似蜃樓海中，空閃爍，魚鳥迷光。不符賺他狼狽，齧他膏血，拆他離散，笑罵也何妨！只憑我一雙辣手忒相狀。

陳與權向金麗容道：「今日請大嫂過來，特有一言相商。我夫婦蒙乾兄不棄，同居多載，但想大嫂當日高堂廣廈，寬敞慣了，如今我家住在這邊，反僭了大半房子，累大嫂自己倒刺這幾間後屋，諒來窄狹，如何住得？雖大嫂未必憎嫌，在愚夫婦甚覺過意不去。近日我將數百金買得一所寬大房子，我家欲待搬開去住，奈此間已豎了這幾根旗桿，離他卻似不便。方才愚夫婦在此商量，莫

若反請大嫂搬在這宅里居住，我家竟通了後門，彼此寬展，未知可否？」麗容道：「陳爺怎說這話！向來我丈夫在家，尚且將就過了，如今單身幼子，正宜收斂，何敢反居大宅？況且此處係父遺之產，斷難輕棄，再不消費你清心。」

陳與權道：「還有一說。昨日有個堪輿家來，我乘便叫他看看住居風水，那堪輿先生說這房子，截了後路，氣脈不通，不惟科名蹭跖，抑且艱於子息。將來正欲上京會試，功名之事，到還小可，因想子息事大，豈不聞孟子說：『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』，我讀書人關係名教，豈可不早為圖維，以慰先靈於地下！況堪輿先生又看大嫂住的這幾進後屋，也甚是不吉。說既係向北出入，便與這旗桿風水有礙，後為玄武，豈可高煞相衝，連年乾兄這些官非刑禍，都從此起。況今年又是玄武用事，若不早遷，定還要傷損人口。愚夫婦聽說得利害，故此圖這地步，與大嫂趨吉避凶。那風水不是兒戲的事，畢竟不可強執，萬一果應其言，悔之晚矣！」

麗容道：「只是丈夫不在家中，應該謹慎才是，怎好移家避地，輕棄祖居？」陳與權道：「遷徙亦人家常事，況也離此不遠，乾兄縱不在家，我夫婦也可時常照顧，難道怕別人欺負不成？」麗容道：「既如此說，不得不遵從台命。但可憐孤兒少婦，舉目無親，凡事須仗陳爺照拂，我母子方有一分依賴。」陳與權道：「我兩家就如骨肉一般，朝夕可以相見，何消慮得？」

當下就留金麗容吃了便飯，把轎子抬送回家，陳與權見金麗容已出了口，滿心快活，忙與他擇了一個遷居日子。到得臨期，喚了十來個粗使人到乾家扛抬傢伙。麗容沒奈何，只得憑他做主。搬運了數日，方才進房，陳與權舉家相送，好不熱鬧。鄰人都送禮稱賀，陳與權替他治酒相酬，喬氏也陪在新宅內住數日才去。麗容見這房子果然寬大，亭台花木，件件可觀，反比自家房子華藻好些，心裡也還稍慰。有詩云：

居以安為勝，何須喬木遷。
犬貓還戀主，燕雀不移簷。
斗室安雲陋，高堂未適恬。
如何棄恒產，空受別人嫌。

金麗容恰好住了兩個月，一日丫頭領乾瀆郊在廳上閒玩，忽見有個肥頭大腦、方巾闊服的人，挺起肚子，踱到廳上坐下，跟著三四個家人，都站在榻子旁邊。那戴巾的說道：「你家住在我房子裡已是兩個月了，怎麼還不出屋？」丫頭聽見說得詫異，也不敢回答，便領了乾瀆郊飛的奔了進去，報與主母得知。

麗容大吃一驚，連忙抽身出來，走到屏風後邊。這幾個家人見有正經的出來，便說道：「我們是城裡孫老爹家來催房子的，老爹親在這裡。」那孫老爹也便立起身來，望裡頭作了個揖。麗容便問道：「孫老爹光降寒門，不知有何台命？」孫老爹道：「奶奶們是陳爺親戚，本不該驚動，只因舍下這房子要將來轉售與人，故此敢來催促，況陳爺起初原說暫住一月，如今已是兩月多了，只得來與奶奶說聲，在這幾日內，就出還了我才好。」麗容道：「好奇怪！那房子是陳舉人買的，孫老爹怎說是你家之物？」孫老爹道：「這也奇了！奶奶住在裡頭，原來尚不知這所房子是誰家的麼？」

麗容道：「那仁壽村陳舉人的宅子，便是舍下祖居，向來劃一半與陳舉人住著，為那陳舉人被堪輿先生說了風水不利，要通前至後，歸並一家，聯絡氣脈，故又買了這所房子。原打算自己搬來，只因舊宅裡豎了旗桿，不便遷徙，故此他倒一總住了我家的屋，倒叫我搬到這裡居住，是彼此遞換的。若是別人的產業，不曾用價交易，如何搬得進來？孫老爹這話教我甚是不解。」

孫老爹見這般說，也大駭道：「這那裡說起？陳舉人向來與我曾有一面之交，也不知他做人好歹。前日偶然會著，說要尋一所好些的房子，暫賃一個月，與親戚作寓。我因在相知間，便說有一所房子，就在尊居不遠，現今空著，要等個主兒賣他。若有令親要借來作寓，怎好要銀子僱賃，聽憑搬來便了。只是果然一個月出還便好，若要久住，恐怕妨了我尋售的門路，便不敢應承。那陳舉人就說：『真個只借一月，一日也不多住的。』為此我欣然就借與他，並不曾要他一釐銀子。如今住了兩月，尚不肯還，倒說是陳家的房子，難道這陳舉人如此脫騙，要紮人的火囤麼？我這產業，現有原中原主，當官印契，便到皇帝面前，也拿得出來。今日到此催屋，反說這般混話，終不然倒是我假冒不成？」

麗容道：「難道有這等事！那陳舉人住了我房了，不信倒來哄我。孫老爹請回，待我問明白了，自然有個料理。若是府上房子，怎麼好白白住在裡頭。」孫老爹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那房子弄得不尷不尬，我心裡怎放得下？況且今日許多路走出城來，難道不討了一個的實回去？你可叫個人到陳家問問，還是他家的屋，還是我家的屋，該出還不該出還，也須與我一個分曉。」麗容道：「也說得有理。」便叫個老蒼頭到陳家去問。

那老蒼頭去不多時，就來回覆道：「陳爺不在家，說是城裡去了，奶奶親自出來回我說：『乾奶奶自己要住房子，自家去料理便了，關我家甚麼事，倒來問我？』」孫老爹聽了道：「如今可信我的話了。若是他家房子，怎說這幾句？」

麗容大驚道：「不信有如此怪事。那陳舉人現受我家大恩，難道竟把鬼話哄我？況且把我家房子兌換，又非白要他的，為甚壞心到這個田地？」孫老爹道：「這陳舉人曾受你家好處麼？」麗容道：「便是他一個湖廣人，與我家原非親戚，被個表兄負心，弄到落泊，後來表兄做了廣州通判，他跟到此間，隆寒雨雪，他跌死在南雄嶺上，我家丈夫馱來灌活，養在家中，娶妻完聚，扶持他人泮，我丈夫幾乎弄到殺身，至援例北雍，貢名鄉榜，計費萬金，未嘗少吝。我丈夫因替他報除夙怨，殺了劉天相，幾成大辟。幸朝廷憐其好義，發配山東，不惟為他傾家，抑且為他拼命。今見我丈夫遠配，一所房子又不容我安身，卻把別家的產業哄我，你道有這事麼？」

孫老爹聽到此處，舌頭都伸了出來，乃大駭道：「你家如此待他，他卻這等相報，便是豺狼鬣獍，也無此狠惡。」麗容道：「我家卻不知他如此昧心，還將所存田房產業都托他收管，倘一總坑匿不吐，怎麼了得！」孫老爹道：「為甚麼也托與他？今如此昧心，形跡顯見，大略不肯還你的了。我今不好在此唐突，只得且去。那房子或是還我，或是用價交易，但求早些發付。」麗容道：「這個自然。少不得我還親自要去與他理直，或者內眷們不善說話，且看陳與權當面怎樣回頭。若果有此事，也不勞府上催促，只在這一月內，自然出還你家房子，並奉補租價。」孫老爹道：「這倒不消。但若奶奶要住，情願減些價錢，買了倒好。」說罷，反歡歡喜喜同著小廝出門去了。

金麗容想道：「不信陳與權負心若此，除非喬氏不知就理，胡亂回的，或者我家老蒼頭耳聾昏聩，傳錯了話，只等我去當面問陳與權，自有真確了。」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數：

孤身婦，財破家傾；
負心人，驚生詐死。

未知這房子終是誰家產業，且聽下回分解。